

基于传统造物精神的施洞苗族女装结构与工艺的文化解析

邹璐

(湖北美术学院 服装艺术设计系, 湖北 武汉 430205)

摘要:造物精神是不同文化体中基于外部环境和内在需求对造物这一过程的思考结晶,它蕴含了本土文化中深层的审美意趣和价值观念,这种精神的文化认同度较高,可为传统文化的创新设计实践提供持续的指导。少数民族服装是中国传统服装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价值不仅限于自身,通过对其的研究可以深入探寻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核心精神。以施洞苗族女装为研究样本,通过实物分析和设计实践的方法,从结构设计、装饰工艺、材料运用三个方面,对服装中体现出的思维特性和视觉效果进行归纳、分析,将这些特性与中国传统的造物精神进行关联性研究,希望为当代传统文化的创新设计提供一些新思路。

关键词:造物精神;苗族服装;结构;工艺

中图分类号:TS941.11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2095-4131-(2019)03-0014-06

Research on the Structure and Craft of the women's costume of Shidong Miao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Creation Spirit

ZOU Lu

(Fashion Art Design Department, Hubei Institute of Fine Arts, Wuhan 430205 China)

Abstract: Creation spirit reflects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in different cultures based on both external environments and internal needs. Containing profound local aesthetic tastes and values, this spirit has a higher level of cultural identity and can provide continuous guidance for the innovative desig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Minority costume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China's traditional costume culture. Its research values are not limited to the value of minority costume itself. Its research helps to explore the core spirit of traditional costume culture. Targeting the women's costume of Shidong Miao as the research sample, this paper aims to summarize and analyze the thinking characteristics and visual effects embodied in the costume from three aspects, i.e., structural design, decoration craft, and material application, through physical analysis and design practices. Then, this paper combines these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reation spirit in order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innovative design of contemporary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creation spirit ; Shidong Miao costume; structure; craft

收稿日期:2019-01-17;修回日期:2019-04-16

基金项目:湖北美术学院手工艺文化研究中心项目(SGY-201701)

通信作者:邹璐,湖北美术学院服装艺术设计系教师

目前国内民族服装结构与工艺的研究多集中在文化解读、技法研究和创新设计三个研究方向。文化类研究着重于解读传统结构与工艺中蕴涵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寓意;技法类着重于记录和分析具体结构与工艺技术的方法;创新设计研究在前两类研究基础上进行设计分析和实践,但对设计的美学理论和方法论研究相对缺乏。我们对少数民族服装的研究,目的不应仅限于其自身,还可以通过研究少数民族服饰去探寻中国传统服装文化的造物精神。造物精神是不同文化体中基于外部环境和内在需求对制物这一过程的思考结晶,它蕴含了本土文化中深层的审美意趣和价值观念,这种精神的文化认同度更高,无论流行如何转换都可以找到与时代相宜的方式进行再次表达,可以为民族风格的创新设计实践提供持续的指导价值^[1]。在贵州台江苗族姊妹节的采风,笔者选择了施洞苗族作为具体研究样本,施洞镇位于黔东南州凯里市台江县,其独特的服饰体系被民族学学者定义为清水江性“施洞式”,特别是施洞苗族女装因其大胆的色彩运用、华丽的盛装造型在整个苗族服饰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女装以交领上衣和百褶裙的组合为主要形制,其结构原理和装饰工艺也具有较强代表性。苗族人没有自己的文字,但是他们的服饰技艺是文化承载的重要工具^[2],本文以施洞苗族女装为研究样本,通过田野调查、实物分析和设计实践的方法,从结构设计、装饰工艺、材料运用三个方面,对其服装中体现出的思维特性和视觉效果进行归纳、分析,将这些特性与中国传统造物精神进行关联性研究,并以此为指导进行设计实践,希望为当代传统文化的创新设计提供一些新思路。

1 结构与“天人合一”的造物观念

我国少数民族由于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居住地也较为封闭,服装形制也相应地保留在其民族形成的历史阶段,从少数民族的服装形制中可以窥见我国传统服装的结构设计思维和

造型方法。

1.1 平面化结构理念

服装史研究中常以平面化结构来定义东方传统服装造型的原理,这与经典意义上的西方强调曲线、通过精心设计的裁片和省道来立体包覆人体的观念有天然的不同,也代表了东西方两种各具特点的审美取向。所谓的平面化结构,并非指着装后缺乏立体感,而是服装平铺状态下虽呈现平面化的整体特征,而在穿着这个二维向三维的转化过程中,因人体的支撑出现了自然的立体效果,其造型并非如立体化分片构成的服装那样固定,也会因为不同人的体型而出现不同的效果,从这一角度来思考,平面化结构的制衣思维对穿着者的个体差异更为包容。

苗族女装从款式风格上以含蓄、包裹式为主,多为平面化裁剪,不通过省道来表现身体线条,而是以腰带收缩腰身和褶皱扩张裙摆的形式来塑造廓形。如图1所示,施洞苗族女装沿袭了中国传统服装形制中十字形服装结构,即以前、后身中心线为中心轴,以肩袖线为水平轴,前后片为整幅布直线连裁的样式^[3]。与汉民族传统的交领右衽形式不同的是,施洞式苗族女装上衣平铺时呈现对称直襟特性,但穿着时却将门襟按照交领形式进行交叠,日常穿着



图1 施洞苗族女装十字形平面结构的平铺效果

Fig.1 The tiling effect of the cross-shaped plane structure on Shidong Miao women's costu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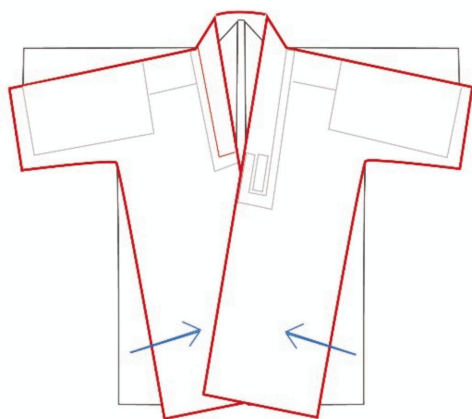


图2 施洞苗族女装穿着时服装造型的变化

Fig.2 The Change of Shidong Miao women's costume while wearing it

中右衽和左衽均可见,穿着时会将两侧衣片向中交叠,如图2中显示黑色线条为平铺状态的轮廓线,在穿着因为交叠,肩线和侧缝线都发生了位移,最终形成了红色线的勾勒的状态。这种造型方法可自由调节宽松度,不同体型的人可以通过调整上下衣层衣片的交叠量来达到合体状态,这与西方典型的通过号型来区分不同体型的思维是截然不同的。

1.2 自然立体的领部结构

中国传统服装文化中,服装的平面性会随着穿着时肩颈部支点的承托而出现自然的立体效果,这也是东方服装中独有的自然塑性观念,而领部就是这个观念中最重要的立体化设计点。

大多数的中国少数民族服装领片是平面的直线型,并未像西方结构设计理念中依照圆柱形的脖颈设计成曲线型的领弧,施洞苗族直襟交领女装就是典型的例子,其领子是一条横平竖直的长条形布料,同时衣身的领窝呈现“T”形,几乎没有刻意留出脖颈所需的空间,穿着后脖颈撑开了原有直线型领窝,连带让肩线的位置向后倾倒,后领也呈现出明显的与颈部分离的造型^[4],从侧面和正背面都可以明确看到可以后领外张的趋势(图3),在前身曲线感较强的女性着装时尤为突出。这一造型特点虽然忽略了人体曲线与服装结构的契合性,但因其显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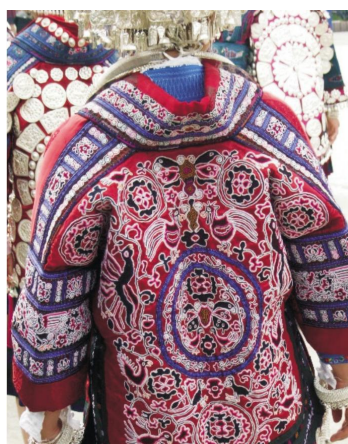


图3 施洞苗族女装领部外张效果

Fig.3 Expansion effect of the collar on Shidong Miao women's costume

后脖颈曲线反而具有一种含蓄的美感,让整体形态更为灵动。

基于对施洞苗族女装的平面结构设计理念和造型方法的分析,笔者在设计实践中的进行了相关探索,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①上衣的正身采用了平面结构设计理念,为了形成自然的A型廓形,笔者将百褶裙的设计元素运用到了门襟处,褶一端在合体的肩头固定缝合,另一端在上衣下摆处自然张开形成足够摆量,这是对于褶的空间造型能力的尝试,也说明了褶在运用中的无限潜力。②上衣并未使用省道或者曲线裁片来适应胸部曲线,褶的开合特性决定了其有一定的宽容度,可以自然容纳胸部的体积,同时通过在胸部下方横向车缝线迹,可以自然勾勒出形成胸部曲线,这一效果在正面观看服装时难以察觉,但在半侧或侧面观看服装时可以明显关注到服装廓形的特点(图4)。



图4 从正、半侧、全侧三个角度观察到的造型

Fig.4 The styling effect observed from the front, half-side and side

施洞苗族女装的结构特点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观念,即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而非强制改造,以此达到人与外界的和谐,这种自然的人体表达和造物理念是中国传统美学中非常重要的视觉特性,也被定义为当代“东方风格”设计中很重要的一个特性。三宅一生设计中反复出现的袖、领与衣身连裁、省略肩线或侧缝,用卷曲、缠绕等方式取代裁片构型等尝试,将平面结构设计的构型原理和东方审美风格发挥到了极致。日本设计师在现代服装中大胆使用了源于中国服装文化的结构原理,成为“东方风格”的代言人,这是非常值得中国设计师反思的。

2 “顺势而为”的材料加工和使用方法

在纺织业高度发达的今天,虽然现代施洞苗族会使用批量化生产的衣料和配件,但是传统的施洞苗族服装制作仍采用了手工织布技艺,用手织布制作的服装生动地体现了施洞苗族对于材料加工和使用的观念。

手织布一般分为土布和亮布两类。土布是最原始的用手工织机织造而成的棉布或麻布,具有天然材料的色泽和质感;亮布是对土布的一种染色改造形态,多见于施洞苗族女盛装中,制作要经过浸染、捶布、晾布和涂抹涂层等十多道工序,亮布既具有防风雨、挺括的实用功能,也具有天然的光泽美感。亮布加工过程中所使用的蓝靛草染料、蛋清或水牛皮溶液等材料均可就地取材,同一布料通过加工即可产生不同用途和使用效果,也是施洞苗族人民尽可能的利用当地物质,提高材料利用率的节俭观念的反映。

在当代无论成衣设计还是定制服装生产过程中都有排版和裁片环节,根据设计师不同的造型需求在布料上裁取所需的衣片,当然这个过程中难免出现不同裁片形状不一,无法严丝合缝地排列组合而产生的废料,这与施洞苗族传统服装材料使用方式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施洞苗族女装的裁片非常单纯,除了受平面化裁

剪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外,其服装造型与织机宽窄有很直接的联系,传统服装使用的土布织机幅宽较机器生产的布料要窄很多,布幅无法达到十字型结构的横向宽度,因此最常见的裁片方法是将衣身和袖片进行打断再缝合^[5]。施洞苗族女装中最常见的裁片形式是左右前片各使用一个幅宽,后片用两个幅宽的材料拼缝,袖子用一个幅宽进行围合形成主体袖宽(图5)。这种裁片方法的形成有两个主要原因:①与苗族长期艰苦的生活环境和较为低下的生产形态有关,物质紧张意味着尽可能少的浪费,继而带来了“顺势而为”的观念,即尽可能的将材料完整的使用,保留其原始形态减少异形裁片带来的材料浪费;②与苗族传统的织布工艺有关,苗族土布的织造多用自己手工纺织的纱线,手工纱线的强度和细度远远无法与机纺纱线相比,织造出的布料紧密程度和形态稳定度相对较弱,不适于细致的块面裁剪,因此更适合整幅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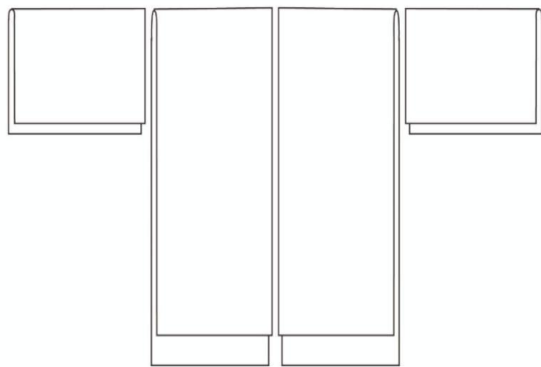


图5 施洞苗族女装充分利用手织布的幅宽进行裁片的安排

Fig.5 Making full use of the width of hand-woven fabric for cutting in Shidong Miao women's costume

这种“顺势而为”的材料加工方法和物料使用观念与中国传统价值观是一脉相承的,造物过程中不过度占用资源,尽可能保留物料原始的材料特性和使用价值。在消费主义文化的当下,设计师应该充分发掘材料的特性和价值,这种造物中的用心才能真正能够打动消费者。在设计实践中笔者选用了与亮布外观近似

的棉纺混纺面料,此材料较为硬挺,折叠后热定型性好,适合于直线型造型的表现,因此在上衣款式设计中,除了袖窿和领底弧线外,裁片设计以直线型为主,如图4所示,通过折叠打褶的方式,让长方形的布料形成上紧下松的A形轮廓,并将其侧边顺势作为交领的领缘,最大程度有效利用了材料本身的面积,也将材料的特性通过款式展现出来。

3 堆绣工艺中体现的“物尽其用”

施洞苗族服饰工艺虽形态繁复华丽,但并非都采用昂贵的材料,反而可以看到很多对于零碎材料的再利用,如施洞苗族女装中非常有代表性的堆绣工艺。堆绣虽然叫“绣”,但是不同于平绣、破缝绣等一针一线的苗绣方法,而是将彩色的丝绸碎片上浆并折叠成三角形,按照规律层叠固定^[6]。堆绣可以通过单元排列的灵活变化表现出各种形态,多以几何形和抽象动物、花卉图案组合(图6)。堆绣工艺制成的装饰块面与衣身分开制作,做好后按装饰部位再进行缝制,多装饰在领口、门襟、袖口等边缘位置,呈条状分布,兼具加固边缘和强化廓形两种作用,这种极具立体效果的立体装饰与平面服装形态互相呼应,简洁的款式让装饰更具吸引力,同时局部装饰也丰富了平直简洁的款式。



图6 施洞堆绣中的图案表现

Fig.6 The pattern expression of Shidong Miao Barbola Embroidery

服装中装饰工艺并非一定要以宝物镶嵌、金银刺绣等强调材料华贵或细致入微、栩栩如生的形态表现为衡量标准,堆绣工艺代表的是朴实的民间智慧,即如何通过技艺在有限的物质条件进行创造。这种对于材料极致的利用一方面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物尽其用”的惜物观念,一方面也反映了人民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下对美孜孜不倦的追求。

笔者在设计实践中采用的装饰手法就是从堆绣工艺中获取的灵感,即有效利用零碎布料,通过折叠组合、以装饰元素单元化的方法来进行设计,思考如何通过工艺创新来提升现有材料的视觉效果。民族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创新设计,需要在传承文化的基础上对具象的表现内容和手法进行再创新,这样才能将其融入到当代的审美需求中^[7],因此,笔者并未沿用堆绣原始的三角形单元,也并未着力表现具象图案,而是将各色丝绸面料熨烫压制成不同大小的长方形,因为长条形的装饰单元容易与褶这种带有强烈线性特征的款式组合,将其错落有致地排列在肩背部,达到整体但富有细节的装饰效果(图7)。



图7 堆绣工艺的创新设计

Fig.7 An innovative design of Barbola Embroidery

4 结论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步伐加快、外来文化的冲击,各国传统文化都面临保护与传承的巨

大考验。当前中国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创新,关键在于培养能够真正理解中华民族文化并创造性的将其表达出来的人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由中国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共同构成,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仅保存在文字和图形中,更保存在服饰生产行为蕴含的造物智慧之中^[8]。在对各民族服装进行研究时,除了对具象形态的研究,更应探索其中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造物精神和审美意趣,虽然历史样式存在的土壤已经渐渐消失,但形式中蕴含的深远的文化意义和价值观念却是一直存在的,这种价值和观念能真正在当代唤起共鸣,让传统文化更好的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

- [1]管宁.融合现代设计 弘扬造物文化——中华传统造物文化的现代性转化[J].艺术百家, 2016(6): 24-30.
GUAN Ning, Integrating Modern Design to Advocate Design Cultur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Design Culture [J].Hundred Schools in Arts, 2016(6): 24-30.
- [2]鸟丸知子.一针一线:贵州苗族手工艺[M].蒋玉秋译.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1: 7-8.
Tomoko Torimaru. One Needle, One Thread: Guizhou Miao Embroidery and Fabric Piece Work from Guizhou in China[M].Translated by JIANG Yu-qiu. Beijing:China Textile & Apparel Press, 2011: 7-8.
- [3]赵明.直线裁剪与双重性结构——中国少数民族服装结构研究[J].装饰, 2010(1): 110-112.
ZHAO Ming.Line Cutting & Doublet Structure: A Study of Chinese Ethnic Costume's Structure [J].Art & Design, 2010(1): 110-112.
- [4]唐小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领襟造型结构研究[D].北京服装学院, 2017: 33-35.
TANG Xiao-yu. Research on The shape structure of the collar and the top fly in southwest minorities of China [D].Beijing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 2017: 33-35.
- [5]何鑫.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服饰结构考察与整理[D].北京服装学院, 2012: 46-47.
HE Xin.The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of minorities' costume structure in south China[D].Beijing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 2012:46-47.
- [6]高燕.贵州黔东南苗族堆绣工艺调研[J].丝绸, 2016(1):21-25.
GAO Yan. Investigation on barbola embroidery technique of Miao nationality in southeast of Guizhou province[J].Journal of Silk, 2016(1):21-25.
- [7]张春艳,王华.当代贵州蜡染原创设计的文化内涵与发展模式研究[J].服饰导刊, 2015(2):44-48.
ZHANG Chun -yan, WANG Hua. A Study on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development mode of contemporary batik original design in Guizhou [J]. Fashion Guide, 2015(2):44-48.
- [8]兰东兴.贵州少数民族村寨的服饰文化及其传承[J].服饰导刊, 2015(3):41-48.
LAN Dong -xin.Clothing culture and inheritance of minority villages in Guizhou [J].Fashion Guide, 2015(3):41-48.

(责任编辑:李强)